

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



公元 527 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夫视书本知识如粪土（他来自于尤斯坎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极具争议性的道路的交通要塞）。由于他的命令，古雅典的哲学派别最终被查禁了。也正是他关闭了惟一的埃及寺庙，自从信奉新基督教的教士涌入尼罗河流域进行传教以来，这座寺庙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了。

这座寺庙位于一个名为菲莱的小岛上，距离尼罗河上的第一大瀑布不远。自从人们有记忆以来，这座寺庙就一直是人们朝拜女神埃西斯（埃及神话中司生育与繁殖的女神）的地方。不知是什么原因，与她相抗衡的非洲、希腊和罗马的诸神们早就悲惨地消失了，惟有她幸存下来。直到 6 世纪，这个小岛一直是人们了解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

的场所，为数不多的教士们继续从事着在奇阿普斯其他地方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传教活动。

而现在，一个自称为“皇帝陛下”的文盲农夫一声令下，寺庙以及与此毗邻的学校都被宣布为国家的财产，所有的雕像都被送进了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象形文字的书法家被关进了监狱。随着这些艺术家逐渐被饥饿和虐待折磨而死，古老的象形文字工艺也就随之成为了一门永久失传的艺术。

所有这一切真是太可惜了。

如果查士丁尼（这个该死的家伙！）手下留情一点，将一些老艺术家抢救到文学的“挪亚方舟”上，那么他就会为历史做出很大的贡献，也将使得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许多。尽管（归因于商博良的天才）我们可以再次读出奇怪的埃及文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要理解它要传达给后代的真正的内在含义还是极其困难的。

在古代社会中，其他国家也都有与此相同的事情发生。

当那些留着奇怪胡须的巴比伦人虔诚地高喊着“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上帝的忠告”，却只给我们留下整个刻满宗教内容的砖场时，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如何去面对他们不断祈求的神灵？他们竭力解释神灵的法律，他们将神灵的旨意刻在他们最神圣的城市的花岗岩石柱上。为什么他们刚刚还是最为宽容的人，鼓励他们的教士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又立即变成了最为残酷的刽子手，对那些违反了早已无人问津的繁文缛节的人们实施骇人听闻的惩罚？

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搞清楚。

我们向尼尼微派出探险队，在西奈沙漠上凿挖洞穴并破译出数英里长的楔形文字字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每个地方，我们都尽力寻找打开这个神秘智慧宝库前门的钥匙。

突然，也纯属偶然，我们发现了一直开着的后门，我们可以随意进出宝库。

但是，这个方便的小门并不坐落于阿卡德或孟斐斯附近。

它位于密林深处。

它几乎完全被异教徒寺庙中的木柱遮挡住了。

我们祖先在寻找容易获得的掠夺物过程中，与他们乐于称之为“野人”或“野蛮人”的人碰面了。

这是一次不愉快的相遇。

可怜的野蛮人并不了解白人的意图，却以齐举长矛和弓箭的方式来欢迎他们。

来访者却用大口径步枪回敬他们的好意。

从此，平心静气和公正地交流思想的机会就丧失了。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崇拜鳄鱼和枯树的肮脏、懒惰、无用的废物，他们只配过这样的生活。

直到 18 世纪情况才有了变化。让·雅克·卢梭开始以令人感伤的情怀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与他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也泪眼婆娑地加入了他的行列。

于是，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成为人们最喜爱谈论的话题。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从没有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牺牲品，也是所有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化身，3000 年腐朽的文明制度却将人类这些美德扼杀了。

现在，至少在这个特定的研究领域里，我们懂得了更多。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像研究经过驯养的高级家禽一样，一般说来这两者并非完全毫不相关。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能从辛苦的付出中获得报偿。要不是上帝的恩典，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野蛮人就是今天我们的写照。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对尼罗河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早期社会有所了解；通过对野蛮人的全面而彻底的认识，我们也得以了解许多奇异的、藏匿着的人类的天性，它深藏于一层薄薄的礼仪和习俗之下，这种礼仪和习俗是人类在最近 5000 年来形成起来的。

这种发现并没有增添我们的自豪感。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对曾经生活过的环境的认识，以及对曾经所做出的业绩的欣赏，只能鼓起我们做好现有工作的新勇气。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别的有益的收获的

话，那就是对比我们落后的异族兄弟要宽容一些。

本书并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它是一本关于“宽容”的书。

但是宽容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

离题的诱惑力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一旦偏离主题，只有天晓得我们在说什么。

有鉴于此，我还是用半个篇幅来准确而详细地阐明我所要讲的“宽容”。

语言是人类最具欺骗性的发明，所有的定义都必定带有主观臆断性。因此，对于无名小辈来说，应该以权威书中的定义为准，因为它已经为说着与书中所使用的文字相同的语言的大多数人所接受。

我所指的就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该书第 26 卷的第 1052 页中写道：

宽容（来源于拉丁语 *tolerar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公众观点的耐心和公正的容忍。

或许还有其他的定义，但是就本书所要阐述的内容而言，我还是应该遵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定义。

既然宗旨已经明确了（不论好坏），那么我现在就应该回到野蛮人身上，告诉你我从有记载以来最早的社会形态中所发现的宽容吧。

人们通常仍然以为，原始社会是非常简单的，原始语言只是一些简单的咕哝声，原始人拥有的自由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消失了。

近 50 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学者对生活在中非、北极和波利尼西亚地区的土著居民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原始语言的词形、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在的奴隶，而且是过去和将来的奴隶。简言之，他们是悲惨可怜的生灵，在担忧中求生，在恐怖中死去。

这可能与通常描绘的一群勇敢的红色的原始人在大草原上悠闲

自得地寻找野牛和战利品的图像相去甚远，却更接近于真实。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我阅读过许多讲述奇迹的故事。

就惟独没有关于讲述人类生存下来的奇迹的书。

人类这种最无防御能力的哺乳动物一直是以什么方式来抵御细菌、巨兽、冰雪和炎热的侵袭而生存下来，最后成为了万物的主宰，并不是本章所要探讨的。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不一个人单独所能完成的。

为了成功地生存下去，个人必须将自己的个性融于复杂的部落民族性格中。

因此，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只有一个信念，即至高无上的求生的欲望。

求生是非常困难的。

最终，所有其他的想法都只能服从于最高的需要——活下来。

总的说来，个人是毫无价值的，集体是最重要的。部落是一个活动的堡垒，人们自给自足，依靠群体的力量生活着，并且只有排斥一切外来东西，才能得到安全。

但是问题比最初看起来更为复杂。我刚才所说的只适于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相比，早期社会的可见世界是微不足道的。

为了全面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与我们是不同的。他们并不懂得因果法则。

如果我让自己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责怪自己的疏忽，请来医生，并要求园林工人尽快弄走毒藤。识别因果的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止痒的药，消除毒藤会防止这种痛苦的经历再次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与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他根本无法将皮疹与毒藤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他生活的世界中，过去、现在和将来没有界限地纠缠在一起。

死去的首领变成了上帝，死去的邻居变成了神灵；他们仍然是部

落中不可见的成员，无论活着的人走到哪里，他们都陪伴在身边。他们同活着的人同吃同睡，并为活人守门。活人要考虑的是避免与他们亲近还是获得他们的友谊，如果做得不好，会立即得到惩罚。因为活人无法知道如何取悦于所有的神灵，总是害怕上帝将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以示对他的惩罚。

因此活人将每一件事情都归结于不可见的神灵的干预，而不是归结于本来的原因。当他看到胳膊上的皮疹时，他不会说：“该死的毒疹！”而是小声地说道：“我触怒了上帝，上帝来惩罚我了。”他跑到巫医那里，但不是去要能够除藤毒的膏药，而是去要一张比愤怒的上帝（不是毒藤）扔给他的符更灵验的“符”。

至于主要使他遭罪的毒藤，他仍然会让它在那儿生长着。如果有个白人带来一桶汽油意外地将毒藤烧掉，他必然会骂白人招惹麻烦。

这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在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被看做是不可见的神灵操纵的社会里，它要继续维持下去，就必须严格遵循可以平息上帝愤怒的律法。

按照野蛮人的观点，确实存在这样的律法。他们的祖先创立了律法并传了下来，现在他们最神圣的职责是保持律法的完整，以其现有完备的形式传给他的孩子们。

当然，这在我们看来是荒唐可笑的。进步、发展、稳定和不断的改进是我们不变的信仰。

不过“进步”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名词。低级社会形态的典型特征是，人们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去改进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社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其他别的社会。

假定确实如此，那么如何防止律法和已建立的社会形态的变更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靠及时惩罚拒绝将公共规章看做神的旨意的那些人，明白地讲，就是靠严酷的专制体制。

如果我据此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并非是侮辱他们，因为我要

赶紧加上一句，在他们特定的生活环境下，不宽容是必然的。如果允许肆意抵触部落赖以维持安全、头脑平静的许多法则，那么部落的生存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这也是犯了弥天大罪。

对于今天拥有数百万军队和数以千计警察的我们来说，实施一些普通法律都很困难，那么一群为数不多的人是如何来保护一套最为复杂的口头法则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答案同样简单。

野蛮人比现在的我们聪明得多，他们利用精明的预测实现了靠暴力不能实现的事情。

他们发明了“禁忌”这一概念。

或许使用“发明”一词表述不当，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来自于一时的灵感，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提炼和实践才能得到的。无论如何，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发明了“禁忌”一词，因此省去了许多麻烦。

我们所说的“禁忌”一词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意思。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到处充满了禁忌，就是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或不能说的话。比如，吃饭时谈起最近一次手术，或将勺子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但我们的禁忌性质并不严重，只是一套礼仪规矩而已，并不会妨碍我们个人的幸福。

反过来，对于原始人来说，禁忌是最为重要的。

它意味着某些人或非生物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东西，他们（用希伯来语说）是神圣的，不能用即刻失去的痛苦或永恒的磨难的危险来谈及他们。对于胆敢违背神灵祖先意志的人，没有什么难办的，就让不幸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对其进行惩罚。

是教士发明了禁忌，还是维护禁忌才产生了教士，这还是尚待探讨的问题。由于传统比宗教历史更久远，因此禁忌可能早在男巫和女巫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但是巫师一出现，就成为禁忌的忠诚的支持者，大肆使用禁忌，最后将其变成了史前“禁物”的标志。

当我们第一次听说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它们还处于禁忌的重要发展期。与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粗糙原始的禁忌完全不同，而是带

有“汝不能……”这样严肃字眼的戒规，就像我们熟悉的基督教十诫中的六条一样。

不用说，在那些国家的早期历史中，人们完全不懂宽容的含义。

我们有时错将宽容看做由于无知导致的漠不关心。

我们并没有发现国王或教士有一丝愿望（哪怕是一点点），允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或“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持耐心公正的容忍”，但这一点已成为我们现代社会的理想。

因此，除了要从反面阐述之外，本书的兴趣不在研究史前历史，或通常所称的“古代历史”。

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为宽容而斗争。

所有现代发现中最伟大的发现——个性发现的荣誉应归于希腊人。

第二章

希腊人



在地中海一个偏远的角落里有一个岩石小岛，它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从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等许多方面，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实验架构，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许多世纪以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每位哲学家在其一生中都曾一度去竭力寻找答案。

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方面的专家不同，可敬的历史学家们总是以难以掩饰的轻蔑态度看待人们试图发现被称为“历史法则”的努力。蝌蚪、细菌和流星中所包含的有益的东西似乎一点也不适用于人类。

我可能犯了一个大错误，但是在我看来肯定存在这样的法则。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什么。另外，我们也从没有认真探索过。我们一直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对其加以反复提炼，从中提

取最为精华的智慧结晶，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来说，这可能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

当我学着科学家的样子提供如下历史原理时，不免惶恐。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权威理论，当所有的物理和化学成分都达到第一个细胞形成的必要的理想比例时，生命（不同于非生物的生物）就开始了。

用历史术语来表述，就是：

“当所有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都达到理想的比例或接近理想的条件和比例（因为它们可能处在不够理想的环境中）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可能突然地、自发地出现。”

让我举几个反面的例子对其加以阐述。

头脑进化程度还相当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不会繁荣昌盛的，即使在天堂也不会。

如果伦勃朗等艺术家们是出生在阿波尼韦卡附近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屋里，一直过着在冰上捕海豹的生活，那么伦勃朗就画不出图画，巴赫就谱不出受难曲，普拉克西特列斯也雕不出塑像来。

如果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厂里谋生，那么他就不会在生物学上做出贡献。如果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奴隶，生活在罗曼诺夫庄园的一个偏僻村子里，那么他就发明不了电话。

第一个高级文明发祥地的埃及，气候宜人，但是土著居民体格并不健壮，也没有冒险精神，政治和经济条件也非常恶劣。巴比伦和亚述也是这样。后来迁移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身体强壮、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但是政治和经济环境却很糟糕。

在巴勒斯坦，气候条件并没有值得一说的，农业落后，在横贯国家、沟通亚非两洲的大篷车道以外的其他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商业，反之亦然。而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由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士控制，这当然无益于任何个性的发展。

腓尼基的气候对人没有什么影响，人们身强力壮，贸易条件也不错。然而，国家的经济体制却严重不平衡。一小部分船主阶层把持着全部财富，并建立起严格的垄断。因此在早期的推罗和西顿，政权就落入了富人手中。穷人被剥夺了所有合法劳动的权利，变得呆板和冷漠，最终，腓尼基也难逃迦太基的命运，毁灭于目光短浅、自私贪婪的统治者手中。

简言之，每个早期的文明中心都总是缺乏必要的成功因素。

当一种完美平衡的奇迹最终出现在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时，它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而且说来也奇怪，尽管那样，它也不是出现在本土，而是出现在沿爱琴海的殖民地上。

在另一本书中，我详细地介绍了连结欧亚大陆的岛屿桥梁，自古以来，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是经过这些桥梁来到欧洲的。主要的登陆点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名为伊奥尼亚的狭长地带，商人们不仅将商品从亚洲带到了欧洲，而且也带来了亚洲的思想。

在特洛伊战争前的几百年间里，这个 90 英里长、约几英里宽的狭长疆域一直由来自大陆的希腊人所控制，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许多殖民城镇，其中以弗所、福西亚、艾丽斯莱和米利都最为著名。在这些城市中，成功的条件以非常完美的比例显现，其文明程度是现代文明所难以超越的。

第一，这些殖民城市居住着十多个来自不同民族、最积极和最勇敢的人。

第二，这里拥有从新旧世界和欧亚间贸易获得的大量财富。

第三，殖民统治者给予广大自由人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

我之所以没有提及气候，是因为气候对于这些专门从事商业的国家来说并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可以建造船只和装卸货物。只要不出现冷得使港口冻结，大水把城镇淹没的情况，居民就不会对每天的天气预报感兴趣。

除此之外，伊奥尼亚的气候非常有利于知识阶层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是借人之口代代相传的。

城镇水源所在地是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和最古老的大学。

在米利都，每年的 365 天中人们就有 350 天围坐在水源周围。早期的伊奥尼亚教授们如此有效地利用了气候的优点，以致成为一切未来科学发展的先驱。

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第一个真正的现代科学奠基人，其身份令人怀疑。并不是说，他抢劫过银行，或谋杀过家人，然后从不为人所知的地方逃到米利都来的，而是无人知晓他的过去。他是维奥蒂亚人还是腓尼基人？是北欧人（用我们有学问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还是闪米特人？

这表明，位于麦安德山口的这座小小古城是当时一个多么重要的国际中心。其人口由来自许多不同的民族的人组成，人们只通过表面判断来接受他们的邻居，并不深究其家庭来历。

既然本书不是一本数学史和哲学手册，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花上一些篇幅去探讨泰勒斯的思想。但是他倾向于对当时伊奥尼亚盛行的新思想的宽容态度，还是值得提一下。与此同时的罗马还只是一个小集镇，位于某个遥远的不为人所知的地区中一条混浊的小河旁；犹太人仍然是亚述人的俘虏，这时候的西欧和北欧还只是狼群出没的荒原。

为了理解怎么有这样的的发展，我们必须搞清在希腊首领渡过爱琴海，意欲掠夺特洛伊城堡财富的岁月里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声名赫赫的英雄们仍然只是极其原始的文明形态的产物，他们是一群四肢发达的孩子，将人生看做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搏斗，充满了刺激、较量和各种比赛，以及一切我们现在非常乐于去做的事情，假如不是为了提供面包和香蕉而不得不做一些日常工作的话。

这些狂暴的斗士和他们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像对待日常生活中严肃问题的态度一样直接而简单。就公元前 10 世纪统治着希腊人世界的奥林匹斯高山上的神来说，他们与普通的凡人并没有多大区别，也属于实实在在的人间。人和神确切在什么时间、地方和如何分开的，这是个难以弄清的问题，一直都是一个谜。即使这样，生活在云端

之上的神一直对生活在地球上的凡人们怀有友谊，从未间断过，而且始终充满亲切的个人情怀，这就赋予希腊宗教独特的魅力。

当然，所有希腊好孩子都会受到适当的教导，宙斯是一个极其强有力的统治者，长着长长的胡子，偶尔会以暴烈的面目出现，狂风骤起，雷电交加，就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但是当孩子长到能够阅读古代传说时，就开始能够鉴别这些他们在摇篮中听到的可怕神灵的局限。而现在他们是在欢乐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看到这些神灵的——他们一直彼此嬉戏着，参加世俗朋友们激烈的政治争论，以致希腊世俗的每一次争论都会立即引来天国神灵间的一场相应争吵。

尽管宙斯拥有所有这些人类的弱点，但仍不失为一位非常伟大的神灵和强有力的统治者，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冒犯他。不过，他是“讲道理的”。如果方式得当，人们是可以接近他的。而且，他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幽默感，并没有过分看重他自己和他的世界。

或许，这不是对神圣形象的最高评价，但它有着显而易见的优点。在古希腊人中间，从来不存在一条关于人们看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的严格而明确的规定。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信条”概念，以及严格的教义和借助于绞刑架推行其教义的职业教士们，这个国家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按照最适合他们自己个性的标准来重塑其宗教思想和道德观念。

居住在距离奥林匹斯山不远的塞萨利人与居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海海湾村子里的阿索比人相比，他们对威严的邻神们的尊敬就要差得多。雅典人自以为是受自己的守护神雅典娜直接保护的，认为他们可以随意对待女神的父亲^①。而居住在远离主要通商要道的山谷里的阿卡迪人依然固守着淳朴的信仰，极为反感以轻浮态度对待严肃的宗教信仰。至于福西斯居民，是靠前来德尔菲村朝圣者来维持生计的。因此，他们坚信阿波罗（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神）是最伟大的神灵，值得那些远道而来、口袋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的人的朝拜。

犹太人只信仰一个上帝，这就使他们有别于所有其他民族。如果犹太人不是集中围绕一个单独城市而居，而且这个城市又强大得足以摧毁所有与之竞争的朝圣地，那么它是难以保持其对宗教长达千年的垄断的。

希腊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无论是雅典人还是斯巴达人都未能成功地为其建立全希腊公认的首都。他们为此奋斗的结果只导致了毫无意义的长年内战。

因此也就不奇怪怀有如此崇高理想个性组成的民族，会为独立思考精神提供极其巨大的发展范围了。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与《圣经》完全不同，仅仅是两本书而已，从未被纳入“圣经”之列。这两本书主要讲述了某些非凡英雄们的冒险故事，当时的希腊人把这些英雄看做自己的祖先。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宗教信息，因为神灵们都无一例外地参加到凡人的争端之中，并尽情观看在他们的领地上演的一场罕见拼斗，而将其他事情抛之于脑后。

然而，荷马的作品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宙斯或米涅瓦或阿波罗的启发，对此，希腊人从未想过。它们在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席之地，是人们在漫长冬夜中的最佳读物。而且它们使孩子们深以自己的民族为荣。

这就是一切。

在这样一个充满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氛围中，在弥漫着来自七大海船只带来的刺鼻的气味、装饰着东方织品、到处都能听到饱食终日的人们的欢笑声的城市里，泰勒斯诞生了。他在这样的城市里工作和教学，最后在这样的城市里死去。如果他所得到的结论与大多数世人存在很大的差异的话，请记住，他的思想一直局限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里。普通的米利都人都可能听说过泰勒斯这个名字，就像现在的一般人都可能听说过爱因斯坦这个名字一样。如果问他爱因斯坦是谁，他会回答，他是一个蓄着长发、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人，并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有一次一份星期日报纸还登载过一篇

有关这个故事的文章。

而这个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真理之花，最终推翻了（至少是大大修改了）近 6000 年来形成的科学结论。千百万悠闲自在的平民百姓对此漠不关心，他们对数学的兴趣，远不及他们对最喜爱的击球手试图推翻万有引力定律所引起的争论感兴趣。

古代历史教科书通常避开这个难题，只印上“泰勒斯，米利都人（公元前 640 ~ 前 546 年），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我们几乎可以在《米利都报》上看到这样的标题：“本地研究生发现了真正的科学秘密”。

但是泰勒斯何时、何地、如何超越前人，独辟蹊径，我也无法告诉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是生活在知识的真空中，他的智慧也不是产生于思想意识。公元前 7 世纪，在科学的王国里，人们已经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有大量数学、物理、天文学资料可供研究者使用。

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已经开始探索天空了。

埃及的建筑学家经过大量测算之后，才敢将数百万吨的花岗岩放在金字塔中心的墓室顶部。

尼罗河流域的数学家认真研究太阳活动，以预测出旱季和雨季，向农民提供一份日历，使他们能够据此安排农活。

但是已经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人们，仍然将自然界的力量看做不可见的神灵的意志表现，神灵们管理着季节更替、星球运行和潮涨潮落，就像政府管理农业部、邮局或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与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他不愿公开讨论。如果出现日食时，海边卖水果的小商贩趴在地上，因恐惧这怪异的景象，而不停地呼唤宙斯的名字，他决不会去竭力说服他们相信，稍有一点基本知识的人都能预测出公元前 585 年 5 月 25 日的某某时间，月亮会运行在地球和太阳之间，因此米利都镇会经历比较黑暗的几分钟。

在当时却发生了这样的事（的确发生了），在出现日食的那天下午，正在厮杀的波斯人和吕底亚人由于缺乏足够的光线而停止了残杀。泰勒斯认为这并不是吕底亚神灵们（仿效几年前阿加伦山谷的一

场战斗中所发生的有名的先例)所创造的奇迹,使天国之光突然熄灭,以使胜利归属他们所宠爱的一方。

泰勒斯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这也正是他的伟大功绩所在),他敢于将一切自然现象看做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是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而不受那些人们根据自己的想像臆想出的神灵们的影响。所以在他看来,即使除以弗所大街上发生了狗打架,或在哈利卡勒斯举行了一场婚礼之外,别无更重要的事情发生,日食也会照样发生。

泰勒斯根据他个人的科学观察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他发现了一条天地万物所遵循的普遍必然法则,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测是正确的),世间万物都起源于水,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或许开天辟地时,水就已经存在了。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见到泰勒斯本人写下的任何东西。很有可能他曾将自己的思想通过具体的形式表达出来(因为那时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是属于他的东西现在一页也见不到了。我们对他及其思想的了解,是从他同时代人的书中所提供的极其有限的资料中得到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了解了一些泰勒斯的个人生活情况。泰勒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的各个地方有着广泛的联系。顺便提一下,这是大多数早期哲学家的一大特点,他们是“智慧的热爱者”。但是他们从不忽视这样的事实,生活的秘密源于生活。如果“为智慧而智慧”,那么这就与“为艺术而艺术”和“为食物而吃”一样是相当危险的。

对于他们来说,具有所有人类品质的人,好的、坏的、中间的,是世间万物至高无上的衡量标准。因此,他们将自己的闲暇时间都花在了耐心研究这种奇怪的动物上了。他们是按照人本来的样子,而不是凭空想像对其进行研究。

这样他们就能够与自己的同胞保持友好的关系,这要比他们努力向其周围的人指点通往理想王国的捷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他们极少提出严格的行为准则。

但是他们以自己为例,设法解释对自然力量的真正理解,必然会

带来心灵的安宁，这是所有幸福之源。他们以此赢得了社会的好感，也由此获得了研究、探索、调查的所有自由，甚至被允许进入通常被认为属于神灵所主宰的领域。作为这种新真理的先驱者，泰勒斯贡献出了才华横溢的一生。

尽管他将希腊人眼中的整个世界分开了，分别考察每一小部分，并对所有自创世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确认无疑的事实提出了公开的质疑，但是他最后还是能够在床上平静地故去。即使有人要求他对自己的异端作出解释，我们现在也无据可考了。

一旦泰勒斯指明了道路，就会有许多人前赴后继。

例如，科拉多梅纳的阿那克萨哥拉 36 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了雅典，随后多年他当过“诡辩家”，也做过私人教师，在希腊的几座城市中生活。他专门研究过天文学，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太阳并不是一般认为的由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赤热的火球，比整个希腊大千万倍。

当他平安无事，天神并没有因他的肆意妄为而惩罚他时，他就更进一步地发展了他的理论，大胆地提出月亮表面上覆盖着山脉和山谷，最后他甚至于暗示存在某种“原始物质”，是万事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创世之日起就存在了。

正如他以后的其他许多科学家一样，他涉足了非常危险的领域，因为他探讨的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事情。太阳和月亮是离我们遥远的天体。普通希腊人并不关心哲学家们怎样称呼它们。但是这位先生开始提出万事万物都是从一个被称为“原始物质”的不明确物质逐渐成长起来的——显然他走得太远了。他的观点与迪凯利翁和皮拉的故事背道而驰，是他们在大洪水之后，将小石头变成男人和女人，使世界再次有了人的。所有希腊的孩子们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要否认这一最为庄严的故事，对已建立起的社会安全来说是极其危险的。这样会使孩子们怀疑其长辈的智慧，这是万万不行的。因此阿那克萨哥拉成为“雅典父母联盟”的猛烈攻击的对象。

在君主制或共和制的早期，城邦的统治者完全能够保护宣扬不受